

我家的“厕所革命”

张荣春(梁山)

记忆里,老家户户都有个独立的院落。北边是几间正房,东西两侧搭着厨房或牛羊圈。若还养猪,猪圈便挨着南墙,或是院外临街的空地上。而厕所的方位,仿佛约定俗成——大门若在东,厕所就在西南角;大门若在西,则稳居东南一隅。

我家厕所的变迁,像是一卷微缩的时光胶片。母亲说过,她刚嫁过来时,爷爷家用高粱秆围了个简易厕所,仅容一人转身。积肥是爷爷的活儿——父亲常年在外,这任务便落在他肩上。偶尔,一家人会“撞厕”。里头的人听见脚步声,便高声喊一句:“有人哩!”外头的人也不恼,转身就去邻家行个方便。那时邻里亲近,谁也不介意,更何况还能攒下肥料。若要如厕,走近前总要先扬一声:“里头有人不?”若有人,便回一句:“有!”那时的厕所,别说门了,连个顶棚都没有。

到我记事时,家里用破砖头垒起了男女分开的厕所。茅坑直通粪坑,不用再人工挖肥,还能端水冲洗。邻家有盖成公厕样式、一排几个坑的,却仍要定期清挖。无论哪种,卫生都谈不上好。冬天尚可,一到夏天,蚊蝇嗡嗡地扑脸。也因此,那时农村孩子生蛔虫的可不少。上世纪90年代前后,政府推广沼气池厕所,虽干净又能产气做饭,终因有些花费,没能在我们这儿扎根。

近几年,农村城镇化建起了社区。记得村里有人不肯签字,舍不得

搬上楼——祖辈扎根的地方,感情深,一动就疼。更何况院里种菜栽树,养鸡养鸭,能省下不少开销。我家签字早,分到一楼,带个车库,如同住二楼。变化最大的是母亲。起初她最反对,住上半年后,却成了最满意的那个。有一回去二舅家串门,回来她就念叨:“哎哟,他家厕所里苍蝇嗡嗡叫,还有蚊子,农村真是脏哩。”我听了直偷笑——才住几天楼,老太太真把自己当城里人啦。我们兄妹几个都不在村里,虽相隔不过几十里,但父母年纪大了,总不放心,几次劝他们进城,他们死活不肯。母亲总说:“城里乡下有啥两样,不都住楼嘛。”

如今家里有了卫生间,冬夏都不必出门,实在方便。左邻右舍仍是老熟人,虽不像住平房时常串门,但白天树荫下,晚上广场上,跳舞、打牌、拉呱、带孙,各有各的安逸。当然,悠闲的多是老人,年轻人大多进了附近的挂车厂、制衣厂、面粉厂打工。土地流转出去,集中耕种,他们也乐得清闲。我们兄妹轮流回家看看,见老家人脸上乐呵呵的,便知他们日子过得称心。

家家户户住进楼房,有了干净卫生间,社区里公厕、健身器材、戏台、图书馆一应俱全,周围工厂林立。年轻人忙碌而充实,老年人知足常乐——这大概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该有的模样吧。我从心底里,为父老乡亲们高兴。

母亲老了

陈爱萍(济南)

阳光透过老杏树,将斑驳的树影投进院子。母亲坐在摇椅上打盹,小黑狗蜷缩在她脚边,偶尔睁眼瞧瞧觅食的麻雀,又安然睡去。

透过监控看见这一幕,不由得想起父亲——他的笑容,早已定格在相框里。想起四年前那个五月,心口仍会泛起微微的疼。我再看向母亲,忽然明白,那些曾令我烦躁的固执,正像指缝间的沙,不知不觉地流走了。

从小到大,我们在父母面前顺从、效仿、叛逆、抵抗,最终又归于顺从。半辈子过去了,我才恍然发觉,母亲变得如此执拗,执拗得令人费解,甚至屡屡想要纠正她。可一转瞬,她自己便忘了,有时走出街口,竟分不清东南西北。那一刻,我心中涌起深深的自责与悲凉——母亲是真的老了。

记得小时候,父母忙完一天的农活,仍不肯歇着。母亲一边编草栅,一边教搓草绳的我和弟弟唱《红梅赞》。绳锤在她粗糙的掌间上下翻飞,带着轻快的节奏。父亲在一旁侍弄新打的稻谷,手劲很大,谷粒哗哗作响。稻草的清香弥漫整个小院,连奶奶的眉头都舒展了。那些物质不怎么丰富的日子里,我和弟弟却从未觉得苦,童年充满了快乐。

想起母亲,便为自己偶尔生出的矫情感到惭愧。生活难免有阴霾,但每一道闪电都想唤醒沉睡的大地;风雨过后,自有一番清凉。等阳光再次洒落,天地便是一片澄澈。

现在每次休假,我都想回老家看

看母亲,为她做顿饭,或只是坐着说说话。弟弟担心她一个人孤单,毕竟八十岁了,提议接她来近处住,我们轮流陪伴。

这主意是好,可我猜母亲不会同意——老家才是她心安之所。果然,第二天母亲生气了,一宿没睡,说弟弟不愿让她住家里了。

我没有替弟弟解释,只玩笑般说:“他那是怕您孤单呀……”随即拨通电话:“你惹妈不高兴啦,快哄哄吧!”弟弟比我有耐心,一番言语,母亲转眼又眉开眼笑。

母亲经历过两次脑出血手术,两次从生死线上被拉回来。父亲悉心照顾她十几年,却先一步走了。也许他是怕我们太累,临走时,连母亲的病也一并带走。这几年,她总算平安。

我有意让母亲骑电动三轮去村口打水,鼓励她认路回家。十几分钟过去,她还没回,我急着去找。原来是车快没电了,载着四桶水,走得吃力。母亲索性跳下车,在前掌着车把,我在后面推。左拐!往右一点!三轮车碾过水洼,留下蜗牛般的痕。我们一路说笑,仿佛回到几十年前,在庄稼地里共庆丰收的时光。后视镜里,母亲眼角的皱纹里,闪着晶莹的汗珠。

母亲在门口的每一次张望,都像是在我心上刻下一个坐标。我终于懂得,她的衰老让世界失去了许多声音,却让这唯一的——我归家的讯号,变得愈发清晰。原来,她用这种方式,为我标注着人生的归途。

瓶中菊的新生

程振柱(兖州)

当你把十月的菊
从霜野采下
安置于华美的瓶罍

鲜嫩的花瓣
在新境里焕发光芒
醉人的芬芳
于雅室中肆意飞扬

那藏于瓶底的根啊
正开启新的成长
细密的根须
编织着与新境的交响

它曾在荒丘独自守望
与清风、冷露共谱过往
如今安居于这精致天地
挣脱寂寥,生命重旺

这瓶中的菊
似涅槃重生的凤凰
平凡蜕变里
用生命奏响出激昂乐章

时光印记

——致2025年的自己

李雪影(邹城)

西湖的风还未从眉梢退去
宏村的水墨就漫进眼底
远山连着近水
织成一张无形的网
留住我刚要加快的脚步
这是春日
时光给行迹盖下的第一枚印

叶梅、陈仓的话音还萦绕在耳边
玉皇顶的风仍留有我的喘息
趵突泉边“二安杯”颁奖的鼓点
还在水面上打着转
那些瞬间早被岁月收进
记忆的信封

呼伦贝尔大草原漫进梦境
北极村的星星落进心田
哈尔滨的风还裹着热气
离别总忍不住一步三回头
北国的辽阔
是眷恋刻在心上的鲜活纹路

蓦然回首
已在孟子研究院
聆听杜保瑞讲《朱子语类》
课间凭栏
秋意已向大地颌首

征稿要求:

体裁为散文、随笔、诗歌等,1200字以内,未公开发表。

征稿内容:

本土原创作品,主题鲜明,寓意丰富,积极向上。

投稿邮箱:

jnwb2011@126.com
(电子版,投稿须注明“百姓写手”)

注:见报须刊登真实姓名,其他资料如地址、单位、职业、年龄等不方便见报,望预先声明。